

简体字本

后汉书

卷七六·卷九〇
志一·志三〇



中华书局

后 汉 书

三

〔宋〕范 晔 撰

〔唐〕李 贤等注

中 华 书 局

后汉书卷七十六

循吏列传第六十六

初，光武长于民间，颇达情伪，^①见稼穡艰难，百姓病害，至天下已定，务用安静，解王莽之繁密，还汉世之轻法。^②身衣大练，色无重彩，耳不听郑卫之音，手不持珠玉之玩，官房无私爱，左右无偏恩。建武十三年，异国有献名马者，日行千里，又进宝剑，贾兼百金，诏以马驾鼓车，剑赐骑士。损上林池御之官，废骋望弋猎之事。其以手迹赐方国者，皆一札十行，细书成文。^③勤约之风，行于上下。数引公卿郎将，列于禁坐。^④广求民瘼，观纳风谣。故能内外匪懈，百姓宽息。自临幸邦邑者，竞能其官。若杜诗守南阳，号为“杜母”，任延、锡光移变边俗，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。^⑤又第五伦、宋均之徒，亦足有可称谈。然建武、永平之间，吏事刻深，亟以谣言单辞，转易守长。故朱浮数上谏书，箴切峻政，鍾离意等亦规讽殷勤，以长者为言，而不能得也。^⑥所以中兴之美，盖未尽焉。自章、和以后，其有善绩者，往往不绝。如鲁恭、吴佑、刘宽及颍川四长，^⑦并以仁信笃诚，使人不欺；王堂、陈宠委任贤良，而职事自理；^⑧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。边风、延笃先后为京兆尹，时人以辈前世赵、张。^⑨又王涣、任峻之为洛阳令，明发奸伏，吏端禁止，然导德齐礼，有所未充，亦一时之良能也。今缀集殊闻显迹，以为循吏篇云。

①左传楚子曰：“晋侯在外十九年矣，人之情伪尽知之矣。”

②前书曰：“莽春夏新人于市，一家铸钱，保伍人没入为官奴婢，〔1〕男子槛车，女子步，铁锁琅铛其颈，愁苦死者十七八。”轻法谓高祖约法三章，孝文

除肉刑也。

③说文曰：“札，牒也。”

④禁坐犹御坐也。

⑤章章，明也。前书班固曰：“章章尤著者也。”

⑥时明帝性褊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又引杖撞郎，朝廷悚栗，〔2〕争为苛刻，唯意独敢谏争，数封还诏书。见意传也。

⑦谓蒯淑为当涂长，韩韶为蕨长，陈寔为太丘长，钟皓为林虑长。淑等皆颍川人也。

⑧王堂任陈蕃、应嗣，陈寔任王涣、锺显也。

⑨辈，类也。赵谓赵广汉，张谓张敞者也。

卫飒字子产，^①河内修武人也。家贫好学问，随师无粮，常庸以自给。王莽时，仕郡历州宰。

①飒音立。

建武二年，辟大司徒邓禹府。举能案剧，除侍御史，襄城令。政有名迹，迁桂阳太守。郡与交州接境，颇染其俗，不知礼则。飒下车，修庠序之教，设婚姻之礼。期年间，邦俗从化。

先是含洹、浚阳、曲江三县，越之故地，^①武帝平之，内属桂阳。民居深山，滨溪谷，习其风土，不出田租。去郡远者，或且千里。吏事往来，辄发民乘船，名曰“传役”。每一吏出，偪及数家，百姓苦之。飒乃凿山通道五百餘里，列亭传，置邮驿。于是役省劳息，奸吏杜绝。流民稍还，渐成聚邑，使输租赋，同之平民。又耒阳县〔山〕〔出〕铁石，^{②〔3〕}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，私为冶铸，遂招来亡命，多致奸盗。飒乃上起铁官，罢斥私铸，岁所增入五百餘万。飒理恤民事，居官如家，其所施政，莫不合于物宜。视事十年，郡内清理。

①含洹故城在今广州含洹县东。浚阳，今广州县也。曲江，韶州县也。

②续汉书耒阳县有铁官也。

二十五年，征还。光武欲以为少府，会颺被疾，不能拜起，^①敕以桂阳太守归家，须后诏书。^②居二岁，载病诣阙，自陈困笃，乃收印绶，赐钱十万，后卒于家。

①东观记曰“颺到即引见，赐食于前。从吏二人，赐冠帻，钱人五千”也。

②须，待也。

南阳茨充代颺为桂阳。^①亦善其政，教民种植柘桑麻纈之属，^②劝令养蚕织屨，民得利益焉。^③

①东观记曰“充字子河，宛人也。初举孝廉，之京师，同侣马死，充到前亭，辄舍车持马还相迎，乡里号之曰‘一马两车茨子河’。”也。

②礼记曰：“禁人无伐桑柘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爱蚕食也。”

③东观记曰：“元和中，荆州刺史上言：臣行部入长沙界，观者皆徒跣。臣问御佐曰：‘人无屨亦苦之否？’御佐对曰：‘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割裂血出，燃火燎之，春温或脓溃。建武中，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，人得其利，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屨，皆充之化也。’”

任延字长孙，南阳宛人也。年十二，为诸生，学于长安，明诗、易、春秋，显名太学，学中号为“任圣童”。值仓卒，避兵之陇西。时隗嚣已据四郡，遣使请延，延不应。

更始元年，以延为大司马属，拜会稽都尉。时年十九，迎官惊其壮。^①及到，静泊无为，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。^②时天下新定，道路未通，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，会稽颇称多士。延到，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、严子陵等，敬待以师友之礼。掾吏贫者，辄分奉禄以赈给之。省诸卒，令耕公田，以周穷急。每时行县，辄使慰勉孝子，就餐饭之。^③

①壮，少也。

②季子，吴王寿梦之少子札也，封于延陵也。

③饭音符晚反。

吴有龙丘苴者，隐居太末，^①志不降辱。王葬时，四辅三公连辟，不

到。^②掾史白请召之。延曰：“龙丘先生躬德履义，有原宪、伯夷之节。^③都尉埽洒其门，犹惧辱焉，召之不可。”遣功曹奉谒，修书记，致医药，吏使相望于道。积一岁，茆乃乘犂诣府门，愿得先死备录。^④延辞让再三，遂署议曹祭酒。茆寻病卒，延自临殡，不朝三日。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。

①太末，县，属会稽郡，今婺州龙丘县也。东观记云：“秦时改为太末，有龙丘山在东，有九石特秀，色丹，远望如莲华。茆之隐处有一岩穴如窗牖，中有石床，可寝处。”

②四辅谓太师、太傅、国师、国将。三公谓大司马、司徒、司空也，并葬时官。见前书也。

③原宪，孔子弟子，鲁人也。子贡结驷连骑，排藜藿过谢，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。伯夷，孤竹君之子，让其国，饿死于首阳山也。

④请编名录于郡职也。

建武初，延上书愿乞骸骨，归拜王庭。诏征为九真太守。光武引见，赐马杂缯，令妻子留洛阳。九真俗以射猎为业，不知牛耕，^①民常告余交趾，每致困乏。延乃令铸作田器，教之垦辟。田畴岁岁开广，百姓充给。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，各因淫好，无适对匹，^②不识父子之性，夫妇之道。延乃移书属县，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，女年十五至四十，皆以年齿相配。其贫无礼聘，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。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。是岁风雨顺节，谷稼丰衍。其产子者，始知种姓。咸曰：“使我有是子者，任君也。”多名子为“任”。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，延遂止罢候戍卒。^③

①东观汉记曰：“九真俗烧草种田。”前书曰“搜粟都尉赵过教人牛耕”也。

②适音丁历反。

③侦，伺也，音丑政反。

初，平帝时，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，教导民夷，渐以礼义，化声侔于延。^①王莽末，闭境拒守。建武初，遣使贡献，封盐水侯。领南华风，始于二守焉。

①倖，等也。

延视事四年，征诣洛阳，以病稽留，左转睢阳令，九真吏人生为立祠。拜武威太守，帝亲见，戒之曰：“善事上官，无失名誉。”延对曰：“臣闻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。^{〔4〕}履正奉公，臣子之节。上下雷同，非陛下之福。善事上官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帝叹息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
既之武威，时将兵长史田绀，郡之大姓，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。延收绀系之，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。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，自号将军，夜来攻郡。延即发兵破之。自是威行境内，吏民累息。^①

①累息，累气。

郡北当匈奴，南接种羌，民畏寇抄，多废田业。延到，选集武略之士千人，明其赏罚，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，^①其有警急，逆击追讨。虏恒多残伤，遂绝不敢出。

①黄石，杂种号也。

河西旧少雨泽，乃为置水官吏，修理沟渠，皆蒙其利。又造立校官，^{①〔5〕}自掾（史）〔史〕子孙，^{〔6〕}皆令诣学受业，复其徭役。章句既通，悉显拔荣进之。郡遂有儒雅之士。

①校，学也。

后坐擅诛羌不先上，左转召陵令。显宗即位，拜颍川太守。永平二年，征会辟雍，因以为河内太守。视事九年，病卒。

少子愷，官至太常。

王景字仲通，乐浪尉郡人也。^①八世祖仲，本琅邪不其人。好道术，明天文。诸吕作乱，齐哀王襄谋发兵，而数问于仲。及济北王兴居反，欲委兵师仲，^②仲惧祸及，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，因而家焉。父闳，为郡三老。更始败，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，自称大将军、乐浪太守。建武六年，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。至辽东，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^{〔7〕}共杀

调迎遵，皆封为列侯，闾独让爵。帝奇而征之，道病卒。

①讲音诺甘反，邯音下甘反，县名。

②襄及兴居并高祖孙，齐悼惠王肥之子也。

景少学易，遂广窥众书，又好天文术数之事，沈深多伎艺。辟司空伏恭府。时有荐景能理水者，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。吴用景壩流法，水乃不复为害。

初，平帝时，河、汴决坏，未及得修。建武十年，阳武令张汜上言：“河决积久，日月侵毁，济渠所漂数十许县。^①修理之费，其功不难。宜改修堤防，以安百姓。”书奏，光武即为发卒。方营河功，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：“昔元光之间，^②人庶炽盛，缘堤垦殖，而瓠子河决，尚二十餘年，不即拥塞。^③今居家稀少，田地饶广，虽未修理，其患犹可。且新被兵革，方兴役力，劳怨既多，民不堪命。宜须平静，更议其事。”光武得此遂止。后汴渠东侵，日月弥广，而水门故处，皆在河中，兖、豫百姓怨叹，以为县官恒兴佗役，不先民急。永平十二年，议修汴渠，乃引见景，问以理水形便。景陈其利害，应对敏给，帝善之。又以尝修浚仪，功业有成，乃赐景山海经、河渠书、^④禹贡图，及钱帛衣物。夏，遂发卒数十万，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，^{〔8〕}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餘里。景乃商度地势，凿山阜，破砥绩，^⑤直截沟洫，防遏冲要，疏决壅积，十里立一水门，令更相洫注，^⑥无复溃漏之患。景虽简省役费，然犹以百亿计。^⑦明年夏，渠成。帝亲自巡行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，如西京旧制。^⑧景由是知名。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。景三迁为侍御史。十五年，从驾东巡狩，至无盐，帝美其功绩，拜河堤谒者，赐车马缣钱。

①济水出今洛州济源县西北，东流经温县入河，度河东南入郑州，又东入滑、曹、郛、济、齐、青等州入海，即此渠也。王莽末，旱，因枯涸，但入河内而已。

②武帝年。

③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马县。武帝元光中，河决于瓠子，东南注钜野，通于淮、泗，至元封二年塞之也。

④山海经，禹所作。河渠书，太史公史记也。

⑤尚书曰：“原隰底绩。”注：“底，致也。绩，功也。”言破禹所致功之处也。或云砥磧，山名也。

⑥尔雅曰：“逆流而上曰洄。”郭璞注云：“旋流也。”

⑦十万曰亿也。

⑧十三州志曰：“成帝时河堤大坏，泛滥青、徐、兖、豫四州略遍，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，秩千石，或名其官为护都水使者。中兴，以三府掾属为之。”

建初七年，迁徐州刺史。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[赋]，〔9〕欲令车驾迁还长安。耆老闻者，皆动怀土之心，莫不眷然伫立西望。景以宫庙已立，恐人情疑惑，会时有神雀诸瑞，①乃作金人论，颂洛邑之美，天人之符，文有可采。

①章帝时有神雀、凤皇、白鹿、白鸟等瑞也。

明年，迁庐江太守。先是百姓不知牛耕，致地力有馀而食常不足。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。①景乃驱率吏民，修起芜废，教用犁耕，由是垦辟倍多，境内丰给。遂铭石刻誓，令民知常禁。又训令蚕织，为作法制，皆著于乡亭，庐江传其文辞。卒于官。

①陂在今寿州安丰县东。陂径百里，灌田万顷。芍音鹄。

初，景以为六经所载，皆有卜筮，作事举止，质于蓍龟，而众书错糅，吉凶相反，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，冢宅禁忌，①堪舆日相之属，②适于事用者，集为大衍玄基云。③

①葬送造宅之法，若黄帝、青乌之书也。

②前书艺文志，堪舆金匱十四卷。许慎云：“堪，天道也。舆，地道也。”日相谓日辰王相之法也。

③易曰“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”也。

秦彭字伯平，〔10〕扶风茂陵人也。自汉兴之后，世位相承。六世祖袭，为颍川太守，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，故三辅号曰“万石秦氏”。彭同产女弟，显宗时入掖庭为贵人，有宠。永平七年，以彭贵人兄，随四

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候。^①十五年，拜骑都尉，副骠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。

^①续汉志：“城门候一人，六百石。”[开阳]，城南面东头第一门也。^{〔11〕}汉官仪云“开阳门始成，未有名，夜有一柱来止楼上。琅邪开阳县上言南门一柱飞去，因以名门”也。

建初元年，迁山阳太守。以礼训人，不任刑罚。崇好儒雅，敦明庠序。每春秋飨射，辄修升降揖让之仪。乃为人设四诫，以定六亲长幼之礼。^①有遵奉教化者，擢为乡三老，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。吏有过咎，罢遣而已，不加耻辱。百姓怀爱，莫有欺犯。兴起稻田数千顷，每于农月，亲度顷亩，分别肥瘠，差为三品，各立文簿，藏之乡县。于是奸吏跼蹐，无所容诈。彭乃上言，宜令天下齐同其制。诏书以其所立条式，班令三府，并下州郡。

^①六亲谓父子兄弟夫妇也。

在职六年，转颍川太守，仍有凤皇、麒麟、嘉禾、甘露之瑞，集其郡境。肃宗巡行，再幸颍川，辄赏赐钱谷，恩宠甚异。章和二年卒。

彭弟惇、襄，并为射声校尉。

王涣字稚子，广汉郾人也。^①父顺，安定太守。涣少好侠，尚气力，数通剽轻少年。^②晚而改节，敦儒学，习尚书，读律令，略举大义。为太守陈宠功曹，当职割断，不避豪右。宠风声大行，人为大司农。和帝问曰：“在郡何以为理？”宠顿首谢曰：“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，主簿郅显拾遗补阙，臣奉宣诏书而已。”帝大悦。涣由此显名。

^①郾，县，故城在今梓州郾县西南也。

^②剽，劫夺也。

州举茂才，除温令。县多奸猾，积为人患。涣以方略讨击，悉诛之。境内清夷，商人露宿于道。其有放牛者，辄云以属稚子，终无侵犯。在

温三年，迁兖州刺史，绳正部郡，^①风威大行。后坐考妖言不实论。岁馀，征拜侍御史。

①绳，直也。

永元十五年，从驾南巡，还为洛阳令。以平正居身，得宽猛之宜。其冤嫌久讼，历政所不断，法理所难平者，莫不曲尽情诈，压塞群疑。又能以濡数发擿奸伏。^①京师称叹，以为涣有神算。^②元兴元年，病卒。百姓市道莫不咨嗟。^{〔12〕}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，致奠醊以千数。^③

①濡，诈；数，术也。

②智算若神也。

③醊音张芮反。说文曰：“祭酹也。”

涣丧西归，道经弘农，民庶皆设槃桯于路。吏问其故，咸言平常持米到洛，为卒司所钞，^①恒亡其半。自王君在事，不见侵枉，故来报恩。其政化怀物如此。民思其德，为立祠安阳亭西，每食辄弦歌而荐之。^②

①钞，掠也。

②古乐府歌曰“孝和帝在时，洛阳令王君，本自益州广汉蜀人，^{〔13〕}少行（官）[宦]学，^{〔14〕}通五经论。明知法令，历代衣冠，从温补洛阳令，化行致贤。外行猛政，内怀慈仁，移恶于姓名五，篇著里端。无妄发赋，念在理冤。清身苦体，宿夜劳勤，化有能名，远近所闻。天年不遂，早就奄昏，为君作祠安阳亭西，欲令后代莫不称传”也。

永初二年，邓太后诏曰：“夫忠良之吏，国家所以为理也。求之甚勤，得之至寡。故孔子曰：‘才难不其然乎！’昔大司农朱邑、^①右扶风尹翁归，^②政迹茂异，令名显闻，孝宣皇帝嘉叹愍惜，而以黄金百斤策赐其子。故洛阳令王涣，秉清修之节，蹈羔羊之义，^③尽心奉公，务在惠民，功业未遂，不幸早世，百姓追思，为之立祠。自非忠爱之至，孰能若斯者乎！今以涣子石为郎中，以劝劳勤。”延熹中，桓帝事黄老道，悉毁诸房祀，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，洛阳留王涣祠焉。

①前书曰，邑字仲卿，庐江舒人。为北海太守，以理行第一，入为大司农。性

公正，不可交以私，天子器之，朝廷敬焉。神爵元年卒，宣帝下诏赐其子黄金百斤，奉其祭祀。

②前书云，翁归字子况，河东 平阳人。拜东海太守，以高第入守右扶风。元康四年卒。宣帝制诏：“御史右扶风 翁归，廉平向正，早夭不遂，朕甚怜之。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，以奉其祭祀。”

③韩诗羔羊曰：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纯。”薛君章句曰：“小者曰羔，大者曰羊。素喻洁白，丝喻屈柔。纯，数名也。诗人贤仕为大夫者，言其德能，称有洁白之性，屈柔之行，进退有度数也。”

颍显后亦知名，安帝时为豫州刺史。时天下饥荒，竞为盗贼，州界收捕且万余人。显愍其困穷，自陷刑辟，辄擅赦之，因自劾奏。有诏勿理。后位至长乐卫尉。

自涣卒后，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，皆不称职。永和中，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。①峻擢用文武吏，皆尽其能，纠剔奸盗，不得旋踵，②一岁断狱，不过数十。威风猛于涣，而文理不及之。峻字叔高，终于太山太守。

①剧，县名，属北海郡也。

②左传王策命晋文侯曰：“纠遯王愚。”杜预注云：“遯，远也。”“剔”与“遯”通。

许荆字少张，①会稽 阳羨人也。②祖父武，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。武以二弟晏、普未显，欲令成名，乃请之曰：“礼有分异之义，家有别居之道。”③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，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，二弟所得并悉劣少。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，晏等以此并得选举。武乃会宗亲，泣曰：“吾为兄不肖，盗声窃位，二弟年长，未豫荣禄，所以求得分财，自取大讥。今理产所增，三倍于前，悉以推二弟，一无所留。”于是郡中翕然，远近称之。位至长乐少府。

①谢承书曰：“荆字子张。家贫为吏。无有船车，休假常单步荷担上下。”

②阳羨故城在今常州 义兴县也。

③仪礼曰“父子一体也，夫妇一体也，昆弟一体也。故父子手足也，夫妇判合

也，昆弟四体也。昆弟之义无分焉，而有分者，则避子之私也。子不私其父，则不成为子。故有东宫，有西宫，有南宫，有北宫。异居而同财，有餘则归之宗，不足则资之宗”也。

荆少为郡吏，兄子世尝报仇杀人，怨者操兵攻之。荆闻，乃出门逆怨者，跪而言曰：“世前无状相犯，咎皆在荆不能训导。兄既早没，一子为嗣，如令死者伤其灭绝，愿杀身代之。”怨家扶荆起，曰：“许掾郡中称贤，吾何敢相侵？”因遂委去。荆名誉益著。太守黄兢举孝廉。

和帝时，稍迁桂阳太守。郡滨南州，风俗脆薄，^①不识学义。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，使知礼禁。尝行春到耒阳县，人有蒋均者，兄弟争财，互相言讼。荆对之叹曰：“吾荷国重任，而教化不行，咎在太守。”乃顾使吏上书陈状，乞诣廷尉。均兄弟感悔，各求受罪。^②在事十二年，父老称歌。以病自上，征拜谏议大夫，卒于官。桂阳人为立庙树碑。

①脆薄犹轻薄也。

②谢承书曰“郴人谢弘等不养父母，兄弟分析，因此皆还供养者千有餘人”也。

荆孙馘，灵帝时为太尉。

孟尝字伯周，会稽上虞人也。其先三世为郡吏，并伏节死难。尝少修操行，仕郡为户曹史。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。姑年老寿终，夫女弟先怀嫌忌，乃诬妇厌苦供养，加鸩其母，列讼县庭。郡不加寻察，遂结竟其罪。尝先知枉状，备言之于太守，太守不为理。尝哀泣外门，因谢病去，妇竟冤死。自是郡中连旱二年，祷请无所获。后太守殷丹到官，访问其故，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。因曰：“昔东海孝妇，感天致旱，于公一言，甘泽时降。^①宜戮讼者，以谢冤魂，庶幽枉获申，时雨可期。”丹从之，即刑讼女而祭妇墓，天应澍雨，谷稼以登。

①解见霍谡传也。

尝后策孝廉，举茂才，拜徐令。州郡表其能，迁合浦太守。郡不产

谷实，而海出珠宝，与交阯比境，常通商贩，贸籴粮食。^①先时宰守并多贪秽，诡人采求，不知纪极，^②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。于是行旅不至，人物无资，贫者饿死于道。^③尝到官，革易前敝，求民病利。^④曾未逾岁，去珠复还，百姓皆反其业，商货流通，称为神明。

①贸，易也。

②诡，责也。

③人所痛苦及利益之(甚)[事]也。^⑥

以病自上，被征当还，吏民攀车请之。尝既不得进，乃载乡民船夜遁去。隐处穷泽，身自耕佣。邻县士民慕其德，就居止者百馀家。

桓帝时，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：^①“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，而身轻言微，终不蒙察。区区破心，徒然而已。尝安仁弘义，耽乐道德，清行出俗，能干绝群。前更守宰，移风改政，去珠复还，饥民蒙活。且南海多珍，财产易积，掌握之内，价盈兼金，而尝单身谢病，躬耕垄次，匿景藏采，不扬华藻。实羽翮之美用，非徒腹背之毛也。^②而沈沦草莽，好爵莫及，^③廊庙之宝，弃于沟渠。^④且年岁有讫，桑榆行尽，^⑤而忠贞之节，永谢圣时。臣诚伤心，私用流涕。夫物以远至为珍，^⑥士以稀见为贵。槃木朽株，为万乘用者，左右为之容耳。^⑦王者取士，宜拔众之所贵。臣以斗筭之姿，趋走日月之侧。^⑧思立微节，不敢苟私乡曲。窃感禽息，亡身进贤。”^⑨尝竟不见用。年七十，卒于家。

①谢承书曰“乔字圣达，乌伤人也。前后数上书陈政事”也。

②说苑曰：“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，叹曰：‘安得贤士而与处焉？’舟人古桑曰：‘此是吾君不好之也。’简子曰：‘吾门左右客千人，朝食不足，暮收市征，暮食不足，朝收市征，吾可谓不好士乎？’古桑曰：‘鸿鹄高飞远翔，其所恃者六翮也。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无尺寸之数，加之满把，飞不能为之益高。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，六翮之用乎？将尽毛毳也？’”新序云晋平公，余并同也。

③易曰：“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

④尚书顾命曰：“赤刀、大训、弘璧、琬琰在西序，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图在东

序。”周礼大宗伯曰：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，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。”

⑤谓日将夕，在桑榆间，言晚暮也。

⑥若珠翠之属也。

⑦前书邹阳曰：“蟠木根柢，轮囷离奇，而为万乘器者，左右为之先容耳。”

⑧日月喻人君也。易曰：“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贵。”

⑨禽息，秦大夫，荐百里奚而不见纳。缪公出，当车以头击闾，脑乃播出，曰：“臣生无补于国，不如死也。”缪公感寤，而用百里奚，秦以大化。见韩诗外传。

第五访字仲谋，京兆长陵人，司空伦之族孙也。少孤贫，常佣耕以养兄嫂。有闲暇，则以学文。^①仕郡为功曹，察孝廉，补新都令。^②政平化行，三年之间，邻县归之，户口十倍。

①文谓道艺者也。

②新都，县，属蜀郡，故城在今益州新都县东。

迁张掖太守。岁饥，粟石数千，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。吏惧谴，^①争欲上言。访曰：“若上须报，是弃民也。”^②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！”遂出谷赋人。顺帝玺书嘉之。由是一郡得全。岁馀，官民并丰，界无奸盗。

①谴，责也。

②上音时掌反。须，待也。

迁南阳太守，去官。拜护羌校尉，边境服其威信。卒于官。

刘矩字叔方，沛国萧人也。叔父光，顺帝时为司徒。^{〔17〕}矩少有高节，以（叔）父〔叔〕辽未得仕进，^{〔18〕}遂绝州郡之命。太尉朱宠、太傅桓焉嘉其志义，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，拜议郎，矩乃举孝廉。

稍迁雍丘令，以礼让化之，^{〔19〕}其无孝义者，皆感悟自革。民有争

讼，矩常引之于前，提耳训告，^①以为忿恚可忍，县官不可入，使归更寻思。讼者感之，辄各罢去。其有路得遗者，皆推寻其主。在县四年，以母忧去官。

^①毛诗曰：“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”

后太尉胡广举矩贤良方正，四迁为尚书令。矩性亮直，不能谐附贵执，以是失大将军梁冀意，出为常山相，以疾去官。时冀妻兄孙祉^[20]为沛相，矩惧为所害，不敢还乡里，乃投彭城友人家。岁馀，冀意少悟，乃止。补从事中郎，复为尚书令，迁宗正、太常。

延熹四年，代黄琼为太尉。琼复为司空，矩与琼及司徒种暹同心辅政，号为贤相。时连有灾异，司隶校尉以劾三公。尚书朱穆上疏，称矩等良辅，及言殷汤、高宗不罪臣下之义。^①帝不省，竟以蛮夷反叛免。后复拜太中大夫。

^①尚书汤诰曰：“余一人有罪，无以尔万方。”^[21]万方有罪，在余一人。”尚书高宗传说曰：“一夫不获，则曰时予之事。”

灵帝初，代周景为太尉。矩再为上公，所辟召皆名儒宿德。不与州郡交通。顺辞默谏，^①多见省用。复以日食免。因乞骸骨，卒于家。

^①顺辞，不忤旨。默谏，不显扬也。

刘宠字祖荣，东莱牟平人，齐悼惠王之后也。^①悼惠王子孝王将闾，将闾少子封牟平侯，子孙家焉。父丕，^[22]博学，号为通儒。

^①悼惠王肥，高祖子也。

宠少受父业，以明经举孝廉，除东平陵令，^①以仁惠为吏民所爱。母疾，弃官去。百姓将送塞道，车不得进，乃轻服遁归。

^①东平陵，县名，属济南郡也。

后四迁为豫章太守，又三迁拜会稽太守。山民愿朴，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，^①颇为官吏所扰。宠简除烦苛，禁察非法，郡中大化。征为将

作大匠。山阴县有五六老叟，龙眉皓发，^②自若邪山谷间出，^③人赍百钱以送宠。宠劳之曰：“父老何自苦？”对曰：“山谷鄙生，未尝识郡朝。^{〔23〕}它守时吏发求民间，至夜不绝，或狗吠竟夕，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车以来，狗不夜吠，民不见吏。年老遭值圣明，今闻当见弃去，故自扶奉送。”宠曰：“吾政何能及公言邪？勤苦父老！”为人选一大钱受之。

①愿，谨也。风俗通曰“俗说市井者，言至市（当）有所需卖，^{〔24〕}当于井上先濯，乃到市也。谨案春秋井田记，人年三十，受田百亩，以食五口。五口为一户，父母妻子也。公田十亩，庐舍五亩，成田一顷十五亩。八家而九顷二十亩，共为一井。庐舍在内，贵人也。公田次之，重公也。私田在外，贱私也。井田之义，一曰无泄地气，二曰无费一家，三曰同风俗，四曰合巧拙，五曰通财货。因井为市，交易而退，故称市井”也。

②龙，杂也。老者眉杂白黑也。

③若邪，在今越州会稽县东南也。

转为宗正、大鸿胪。延熹四年，代黄琼为司空，以阴雾愆阳免。顷之，拜将作大匠，复为宗正。建宁元年，代王畅为司空，频迁司徒、太尉。二年，以日食策免，归乡里。

宠前后历宰二郡，累登卿相，而（准）〔清〕约省素，^{〔25〕}家无货积。尝出京师，欲息亭舍，亭吏止之，曰：“整顿洒埽，以待刘公，不可得（也）〔止〕。”^{〔26〕}宠无言而去，时人称其长者。以老病卒于家。

弟方，官至山阳太守。方有二子：岱字公山，繇字正礼。兄弟齐名称。①

①吴志曰：“平原陶丘洪荐繇，欲令举茂才。刺史曰：‘前年举公山，奈何复举正礼？’洪曰：‘若（使）明〔使〕君用公山于前，^{〔27〕}擢正礼于后，所谓御二龙于长涂，骋骐驎于千里，不亦可乎？’”

董卓入洛阳，岱从侍中出为兖州刺史。虚己爱物，为士人所附。初平三年，青州黄巾贼入兖州，杀任城相郑遂，转入东平。岱击之，战死。

兴平中，繇为扬州牧、振威将军。时袁术据淮南，繇乃移居曲阿。